

文字里的风光

□北琪

大青山高举蔚蓝,乌兰河流淌诗意。微风诉说心事,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粒沙都在倾听。呼伦贝尔草原将一匹匹骏马的梦想放飞。这是北国的画卷。

我心中珍藏的北国,有更加旖旎的风光。不仅有高山巍峨,流水妩媚,荒漠沧桑,草原辽阔,还有波澜壮阔的海和江南水乡的静谧悠闲。不仅有北疆人民的守望相助,还有南北融合的壮丽篇章。

一方净土,让文字栖身。我们在文字里相遇,并读懂彼此。携手走过春天的桃林,脸上就写满春风的意念。看小桥流水,送夕阳回家,岁月便有了清澈的涟漪。鸿雁展翅,画出秋天的音符,每一棵草不停地挽留。走在江南的青石板路上,遥想千里冰封的大地,正接受万里雪飘的检阅,瞬间,沉醉于纯净之中。

在这片大地上,阳光毫无保留照进每个人的内心,为每一个灵魂注入暖意。青草长出气势,树木茁壮成林。洁白、蔚蓝、碧绿,都有美丽的光影。蒙古马蹄下生风,驰骋出一片辽阔。牛羊的目光伸向远方,将道路延长。河流一直心存源远流长的信念,把北国的旋律,延伸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再汇聚成一首动听的乐曲。

我们在这片瑰丽的草原上,放牧散文的布局、诗歌的意象,放松心情,放飞心灵的芬芳。在这里,用文字垒出山的巍峨,用标点注解水的柔情,用诗点亮繁星和月色,用画笔绘出朝霞的绚烂。

我们在这里行走,坚定的步伐踏遍每一寸土地。我们从这里出发,展开文学的羽翼,翱翔于万里晴空。

一颗朴素的心,历经繁华,仍初衷不改。用文字唤醒北国的风霜雨雪,记录内心的四季轮回,让我们的理想风雨兼程。倾听每一朵花儿绽放的声音,目送每一只鸟儿飞上云霄,在每一颗露珠的晶莹里陶醉。观潮涨潮落,吟出长河落日圆。听燕子呢喃,静待春风吹又生。

我们在这里播种温暖,精心耕耘。把每一个词语种进坚实的土地,待它生根发芽,并不茁壮,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在蔚蓝的天空下,在碧草连天的地方,长出爱。让生命的每一个章节,在这里复苏。伴随我们走过春夏秋冬,走过世事沧桑。让每一颗心不断燃起新的希望。

我们将思念汇成海,淹没离别和忧伤,现出深邃与蔚蓝。我们把喜悦挂在眉梢,装点平凡的日子。我们用真情感动黑夜,捧出一个黎明。

高原圣洁,荡漾满眼绿色。时光涌动,我们在文学的家园,开始与自己的内心和解。一次次在文字中离别,又一次次在文字中重逢。

山高水长,北国风光。岁岁年年,在北国辽阔的大地上,看旭日东升,赏繁星满天,邀白云朵朵,一起行走在诗意的风光里。

一杯甘冽的山泉

□张永波

恰好,一场雪降临窗外,布满街衢、公园、郊野、田垄、山川、古道、草场,令北国展现出无限风光。

在“北国风光”中有春季里的万物重生、夏季里的碧绿成荫、秋季里的百穗归廪和冬季里的洁白纯粹。这里也是文学的宝库,也是文学创作者的乐园,可以赏之乐之歌之咏之。

我在《北国风光》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书写新农村建设的《从第一页阅读村庄》。现在想来,那既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页”,也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一页”,我在那里找到了乡村的根,也在那里扎下了文学的根,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勇气。所以,我确定,这张报纸如一杯甘冽的山泉。

作为基层干部,我亲历了脱贫攻坚战役、新农村建设,看到了各族人民携手共建小康社会的欢乐场面。如今,大兴安岭下炊烟袅袅,科尔沁草原上新居幢幢,各种富民产业大旗飘扬。一个个瞩目的成就,一页页美丽的成绩单,一张张民族团结的喜报,令人欢欣。这一切,都需要书写、传扬,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我用心书写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次写作,都带给我别样的欣喜和兴奋。

你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蒙古马,履霜踏雪,日夜兼程,它们的方向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它们的目标是春天如茵的草场,它们的故事在祖国各地传扬。

…… 渐渐的,北国飘飘洒洒的雪花变成了墨色的方块字,均匀地排在纸张之上,天降祥瑞与精神食粮共生共长,是这个季节里最美妙的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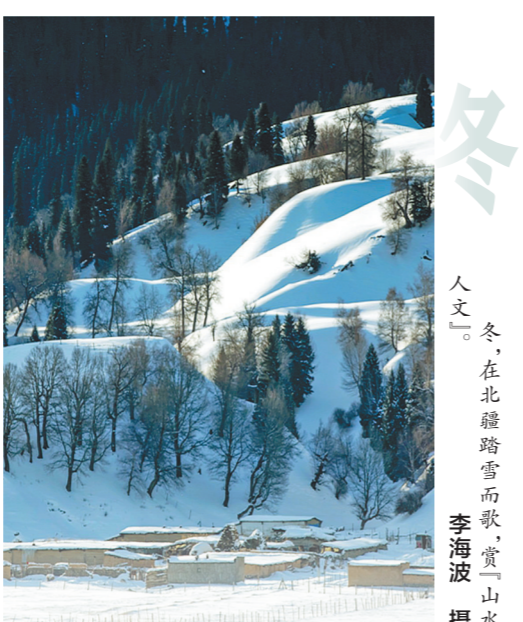
抹青绿的浓淡。春,在“惟怀絮语”,描摹生活长卷那。 汤青 摄



夏,在“私语茶舍”小坐,让流淌的香茗溅出笑醒的梦。 徐群 摄



月的风声。秋,在“且听风吟”,倾听时光碾过岁。 盛利者 摄



冬,在北疆踏雪而歌,赏“山水人文”。 李海波 摄

北国风光

北疆文化的一扇明亮窗户

□张锦彪

在2023年的《北国风光》上,我们看到,各民族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描述北疆的广袤草原、丰沛良田、大小河溪、茂密森林、深邃湖泊。令人体验、体悟到祖国疆土的广大,巨大而齐整,大而有序,东西气候的多变和变而利于生产、变而有了风景。也令人体验、体悟到民族的多样,以及多而和谐、多而共同;各民族生活的丰富和相互的交往交流、彼此的交汇交融,使人具象、具体地感知、感觉到百姓的勤俭、社会的进步;使人真实、切实地感知、感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就;真心、真挚地感应、感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牢铸就、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久久践行。而在诸多作品中,更是生动、形象地阐释、阐发了长期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内蒙古各民族特有的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把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变为现实的故事,把中华民族在振兴、复兴的新征程中发扬出自信奋发、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变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故事。以新的主题、新的题材,以新的艺术格局、新的表现方式,在新时代展示银装素裹又绚丽灿烂的新的北国风光,昭示出历史悠久而焕然一新的北疆文化。

基于此,细细地阅读、品读,就可见这一年中每一期《北国风光》上刊登的文章,都不是一般地描述北国风光,更不是平凡地表述北疆文化。作家们都以自身独有的某个视角,以及隅于北疆的民间和民族意识,又糅杂北方各地的风物和风情,写出本土本地的特色,写出族群聚居或几个民族杂居各个不同的民俗特征。他们的写作,更多地深入社会改革的变迁和民族生活的变化,切近时代和历史。无论是区内、区外的作者,都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生命意识,并由此展露着北疆各民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地域特色和生活特征。一个小小的副刊包含着大大的视域,一个窄窄的文艺副刊版呈现出阔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景象,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形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气质、气度。

呼伦贝尔女作家艾平,常常从生于斯养于斯的北疆知识女性的亲身经历与个体领会出发,创设出多重维度的隐喻,参进了虚实的对照与文体的糅杂,以探寻更为深邃的生命世界。如她的《赤芍芬芳》,无论是叙事景象还是话语表达,都颇具鲜明而异质的风格。写芬芳的“赤芍”,是额尔古纳地区牧场的一种野生植物,生长在

有山有水有森林有草原的交错地带的坡地上。虽是野生,却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名贵、娇艳的中草药。说它难得,虽不刻意渲染,但,平平常常的叙述中却出人意料而又顺其自然。作者写道:“排除被食草动物啃食,一棵野生赤芍从生根发芽开始,先在百草葳蕤的日子里,长得娉娉婷婷,直至开出娇艳婀娜的鲜花来,这个过程也很漫长,需要5年冬去春来的时间。”无须多写,写明5年的生长期就够了,写出坡地上长成一棵药草的岁月就如一个婴儿长成幼儿一般就够了,作者能联想到这样的描摹就足够了。这篇散文令人在切切感怀、深深感动中,感叹于北疆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宇宙观、生命观。题目中“芬芳”二字,内容浅显,内涵深邃。她的《天天灼灼狼毒草》《绿野长风》《在草原上漂游的云朵》,都异曲同工,又都独具一格,别有韵致。在这些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最美好不过、最美妙不过,把草原上各民族亲如一家之共同体状态,以及日常生活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把游走的羊群描述为“在草原上漂游的云朵”,把羊儿与当年的牧羊知青之间心心相连、息息相通的情境描写为相互间的心领神会,描绘成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的心智沟通,这样的具体、生动地描绘各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生活情景,写出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在生活日常中的交融交汇。

显然,北疆文化是一个宽泛而又具体的概念,是内蒙古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交流相融、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共建伟大祖国、共守祖国北疆、共创美好生活,使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进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地域文化。《北国风光》每一期都旨在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每一篇作品都意在传播北疆文化精气神,令读者心明眼亮,高风昂然,正气浩然,爱心跃然。又如如灵儿的《风吹过草原》,写草原上淳朴开朗的人们和相依共生的万物,如林子的《阴山记忆》,写阴山的山体、山脉、山势、山沟,天然地写出阴山横亘东西、屹立于中国正北方的浩瀚山城、壮美神韵,写出它独特的地理功能、厚重的历史文化,自然地融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于一体。林子的另一篇《巍巍大兴安岭》,写出了中国地理版图的雄鸡之冠、贯通东北直抵华北、山脉绵延森林广袤的大兴安岭,写出它在我国地形地貌中成为传统的北方农牧分界线的方位,凸显它在我国自然人文中形成的巨大的森林价值和生态系统的特殊地位。文中,山水林

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相统一。作家写道:“生于万物而坚实不动,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这就是大兴安岭。”北疆文化的深邃内涵尽在作品的感性知性理性的抒写之中。其他如武永杰的《樟子松画廊》、高坚的《对一条河流的回望》,都将北疆文化展现得更加丰富和丰厚。而几位区外著名作家的作品更使北疆文化显得无比朴实和充实,如阿成的《北疆纪行》、梁衡的《梦回塞上》《土炕》《城中原畅想》等。

《北国风光》的作者们还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写出现实生活中透露出来的蒙古马精神。如赵琳的《赛马之恋》,表现草原人对赛马的爱心、钟爱、深爱,凸显赛马中人马一体、一心向前,敢于进取的精神。如艾平的《深夜向前的马群》,写草原上人与马相依为命,人们即使身居城市,即使是在静到深处的秋夜,只要听到滚雷般的脚步声夹杂着喘息和嘶鸣由远而近,就可以断定是马群来了。而当草原的牧草被雪覆盖,马儿灵敏的鼻子闻到了城中河滨草地青草的清香,就会迢迢而来。马群对人们的深情依恋,人们对马儿的真情依靠,构成了游牧文化的深沉内涵。又如阿古拉泰的组诗《白马长风,一路擦亮驰骋的光采》,以昂扬的格调、嘹亮的声音,让全世界都看见:“蒙古马出征了/以它的勤劳它的勇敢它的骁勇/一路驰骋一路追风/一日千里一路追风/蹄花开遍辽阔大地/世界睁大了眼睛”。以“驰骋”这个词概括一种奋进的姿态、一种进取的神态,将北疆文化的神韵表达得十分鲜活、鲜明。

阅读2023年每一期《北国风光》,坚毅坚韧的蒙古马精神,洋溢在内蒙古各民族各方面的实践中。王占义的《沙漠中生长的绿色》《沙海绿洲吹浪去》,写库布其沙漠由漫漫黄沙、莽莽沙海治理成幽幽绿原、长长林带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写蓝天、绿海、明湖、金沙和光伏、风电交织而成的新时代北疆荒漠巨变的壮美画卷,写21世纪掌握高科技的中华各民族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无可比拟的创造力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尽在其中。王占义的另一篇《携手传友谊 生态共谐行》,更是以放眼世界的目光,来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在诸多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另一位作者王樵夫的小说《像石榴籽一样》,又讲了一个种树治沙的内蒙古故事。作品巧妙地扩散了北疆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令所有人眼前一亮,心弦震撼。《北国风光》,北疆文化的一扇明亮窗户。

行走在大地的词典里

□艾平

它的树种驱逐到沙地上的;多种野生动物发起或躲避某一次攻击之前,往往会去杜香丛中卧打滚儿,用杜香的气味掩饰自身的气味。

在如此神奇又隐秘的地域,人类从森林走出,进入草原,必然地成了自然的忠实信徒,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信徒”,而不使用“学生”,包括了人对自然五体投地的崇拜。是大自然驱动着引领着人类的衣食住行。如今,呼伦贝尔历经劫波后的生态有所恢复,以至于有了很多的商品意识和科学意识介入,但古老的观念依然不可磨灭地呈现在现实中,有的时候与现代环保意识相得益彰,有的时候和利益驱动的社会生活发生冲突,变,成为一种最有力量和魅力的生存诗,浸润着现实和未来的类人类心灵,更为文学提供了独具光芒的时空。

我在草原迎头看见一个蒙古包门外的风力发电机叶轮上搭建着一个喜鹊窝,后来获知,为了喜鹊一家不会流失,牧民一家放弃了用电;鸟在一辆汽车后备箱里筑巢,牧民就三个月不开车,直到小鸟出巢;为了救助一只在自己家蒙古包前分娩的母狼,老额吉竟然学狼叫,呼唤狼群来帮助这只狼,让它们一同叼着小狼崽离开,狼从此不再袭击她家的羊群;我还看到许多走出家门的年轻人,返回草原创业致富,在草原被现代经济生活不断冲击的情形中,他们挖掘传统民俗和生活方式,从中找到创业与生态一起振兴的契机,不断地迎接挑战。

自然文学写作离不开人类的生存境遇,必须写出人类精神的挣扎和进步。同时,作为生态文学的写作者,一定要有相

关的科学知识,又不被科学的局限性所捆绑,导致随大流一哄而起,如果说田野调查能给我们一些活生生的大地细节,深入生活能让我们的情感世界更柔软更丰沛,那么科学思维的确立,能让我们更清醒更清楚地认识现实。

事实上我的写作,起初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但是在最靠近自然的精神里获得了一种心灵的震动、净化乃至提升。我写了很多呼伦贝尔人的诗歌故事,回过头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追寻自然文学的风标,但我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有“天”的印记,他们的人生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休戚与共,与众不同的,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拥有了抚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呼伦贝尔的质朴和沧桑以及焕然,无疑体现着典型的人类记忆和未来价值。

我写《驯鹿之语》的出发点,是让年轻人知道驯鹿是怎样结识和亲近人类的,文中写了驯鹿的种种品性,比如它们没有上牙,吃苔藓用上嘴唇和下牙扣合,掐掉苔藓的嫩尖,从不连根拔,因为苔藓每年长三五毫米,破坏了苔藓就等于破坏了林地;驯鹿的鼻腔有四道软骨,可以将极低温的空气暖化等等好多在独特生态环境中进化出来的生命特质,但是更重要的是写了一个过程,即是驯鹿从人类的食物变为人类的伙伴,变为人类的谋生的工具,人类发展经济的产业,人类开发旅游的标的物,也自然关注了动物失去森林摇篮之后的窘境,触及了人类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危机,生存观变异之后的茫然。所以,我想,生态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倡导保护便可以了得的,生态文学写作,向文学提出了高难课题,在这个基础上,生态文学创作的前景和深度,对作家的学养认知水平和艺术创造力表现力要求更高。



大河吟唱 王建中 摄